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雙燈記

第四回 趙蘭英贈銀葬姑 定巧計門掛雙燈

賣女葬姑心意堅，孝心早已達上天。 偶因乘涼遇孀母，贈銀回家乃雙全。

話言次日清晨，李夢月見蘭英小姐食不甘旨，坐臥不安，恐怕小姐憂愁出病來，將小姐哄進花園散心。正然觀花玩景，忽聽花園牆外有婦女說話之聲，小姐遂令夢月去看一看是什麼事喧嘩。夢月聞言，搬了一張茶几放在牆根，小姐給扶住茶几，夢月腳踏茶几，手扶牆頭，往外觀看，原來是眾婦女圍著一個七八歲的小閨女問話。夢月一聲問道：「眾位孀子、大娘、嫂嫂、姐姐、妹妹們，圍著那個小閨女做啥？」眾婦女見問，抬頭望上一看，說道：「那不是夢月姐嗎？你們姑娘想必也在花園中了。這是賣婆領這個小閨女賣，生的又極好，又伶俐，又俊俏，又會說話。你告訴你家姑娘買下罷，留著使喚。」內中有一婦人，身長力大，又粗魯，走過來說：「待我把這小閨女遞給你，叫你姑娘看一看。」兩手把愛姐舉起，遞上牆頭。夢月接過來，將愛姐放在就地，領到花亭。

姑娘隨後上至花亭坐下，仔細留神觀看愛姐，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二眉如峰，鼻如懸膽，通關鼻樑，二目帶秀，齒白唇紅，天然生來一團精神，舉止端方，生就的貴相。心中暗想：「為何賣身呢？」開言問道：「你這小姑娘家住哪裡？姓名誰？因何賣身？對我說來。」愛姐見問，不由的撲簌簌滿眼落淚，口尊：「姑娘，我家住東關外，姓孫，我名愛姐。只因我二叔賣水，趙明賊子將我二叔誣入他家，害死丫鬢，誣我二叔酒後行兇，送在當官問成死罪。俺奶奶聞信生生氣死，無錢置買棺木，故此賣身。」蘭英小姐聞聽姪女到來，婆母氣死，不由的眼中滾下淚珠，上前拉住愛姐，口呼：「姪女，我是你未過門的孀孀趙蘭英，這就是嫌貧愛富的趙明花園。」愛姐聞聽心中害怕，抽身想跑。小姐拉住愛姐說道：「姪女休要害怕。我父嫌貧，昧了血心，孀孀豈是失節喪德之人？古云『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豈嫁二夫』。我生是孫家人，死是孫家鬼。」說到其間，痛淚交流。愛姐暗暗誇獎：「趙明心如狼毒，他女這等賢德，真乃出人意外。」遂勸道：「孀母少要悲哀。我二叔將來自有解救。」蘭英止住淚水，眼望夢月，說道：「你陪著愛姐在此稍等片時，倘有人問，你就說是王府丫鬢來替花樣的。」夢月回答：「曉得，小姐請便。」

蘭英小姐款動金蓮，出了花亭。來到繡樓之上，打開皮箱，取出三十兩紋銀，用汗巾包好，連忙提筆寫了一封書字，拿下樓來。急忙來到花亭，向愛姐說道：「這是紋銀三十兩，書字一封，務必早晚送在南牢，給你二叔拆看。欽天監現今奏明皇上，有瘟鬼下降，令各府州縣軍民人等於七月十五日皆掛紅燈。趁此晚上假意玩燈，暗去過府弔孝。我又不知咱的門戶所在，如何是好？」愛姐說：「這有何難？孀母若去弔孝，去年俺奶奶給我買了一對紅蓮燈，到十五晚上把這雙燈掛在咱那大門上，看見紅蓮雙燈就認的是咱的家了。」蘭英小姐心中大喜，說：「好一個有主意的姪女，我記下了。這銀兩怎樣拿法？看賣婆知道。」愛姐說：「好辦，將銀，信縫在我的貼身衣內，他就看不出來了。」立刻收拾已畢，愛姐說：「姪女蒙孀母天高地厚之恩，使俺母女團聚，又贈銀葬我祖母。孀母轉上，受孩兒一拜。」小姐忙忙攙起，戀戀不捨。夢月說：「姑娘呀，愛姐來已多時，只顧留戀不捨，倘被俺老爺撞見，有些不便。」小姐聞言，遂命夢月將愛姐送出。

夢月立刻將愛姐領至牆下，自己立在茶几上，小姐扶住茶几，夢月把愛姐提起，舉在牆頭以上，向外邊說道：「哪一位嫂孀子有力氣，把這小閨女接下去，俺家太太、小姐嫌他小。」立刻有人把愛姐接下牆外。錢婆心中不悅，問愛姐：「你這孩子沒點緊慢，人家不要你，就該早些出來才是，隨我走罷。」蘭英小姐在牆內聽的明白，說：「月姐，你把賣婆喚回來，有話向他說。」夢月聞言，向牆外說道：「老錢休走，俺姑娘有話向你說。」錢婆聞叫，連忙來至牆下，問道：「有何話說？」夢月回頭問：「姑娘有麼話說？」小姐低言說道：「因愛姐身上帶著銀子，賣婆與他同行，我恐被他看破，有些不便。這有二百大錢給他，慢慢遞給他，暗向愛姐丟一眼色，令他先去。」夢月聞言，趴在牆頭，把錢串搖了兩搖：「俺姑娘說把那小閨女看了半天，耽誤你的工夫，這有二百大錢給你。」錢婆說：「又破費姑娘的錢，替我謝謝罷。」夢月說：「你把布衫撐起來，我一五一十數給你。」錢婆說：「勿須數，扔下來罷。」夢月說：「若不數清，俺姑娘說我打拐。」一行說著，向愛姐使了個眼色。愛姐參透其意，轉身竟撲舊路跑去。出了東關廂，到了自己大門，走入院中，龍氏看見愛姐回家，就知無人買，愁上心來。才要問話，只見錢婆喘吁吁滿臉是汗，走進院來，向龍氏說道：「你這孩子教我趕了一身汗。我與人家一句話沒說完，他就跑了。萬一失迷了他，我怎麼見大孀呀。阿彌陀佛，幸虧他回了家。今日領他將大街小巷游遍，也沒有人買。」言罷出門而去。

龍氏見錢婆走了，眼望愛姐說道：「兒呀，無錢買材，如何是好？」愛姐說：「娘呀，不要愁悶，現有銀子。」龍氏問道：「銀子在哪裡？」愛姐說：「現在我的裡衣內。」龍氏聞言，掀起愛姐的裡衣，見有一條藍汗巾，解下來一抖，見包著一封白銀。問道：「此銀從何而來？」愛姐遂將遇見孀母贈銀的話說了一遍。龍氏說：「兒是胡言。你二孀就是趙戶部之女。你二叔被他父害到死地，咱與他血海冤仇，焉有贈銀之理？」愛姐說：「俺孀母乃是明理之人，與他父大不相同。他不但贈銀買材，使咱母女相聚，還給俺二叔寫了一封書字，還說教你老替他靈前行孝。於本月十五夜晚假說逛燈，暗來弔孝。兒同孀定記門掛雙紅蓮燈呢。」龍氏說：「這就是了。愛姐，你再去把錢婆喚來，令他去買材。」愛姐說：「錢婆替咱買材去，他必打拐，不如我自己去買。」龍氏說：「你既能買，免煩人了。」遂把銀子取出幾兩包好，遞給愛姐。

愛姐接在手中，離了草堂，來到大街。走不多時，看見向南一座木作鋪，從裡面走出一人。是鋪中掌櫃的，姓李名永興，問道：「你這小閨女，哪裡玩耍不了？單在俺這鋪面門口站立。」愛姐說：「你們開鋪奉官，就該斷了路行人。我們家死了人，要買一口棺材，莫不成你鋪中棺材留著自己使用？」李永興心中不悅，說：「你這個小閨女，好不會說話呀，俺這棺材原是賣的。」愛姐說：「既是賣的，也許我看看，不許嗎？」李永興說：「俺今日還未發利市呢，小閨女你快去罷。」愛姐說：「喲，你把主顧向外推，你還想賣錢？竟剩不開張了。」李永興說：「莫非你是買材的嗎？或是錢或是銀子，拿來我看。」愛姐把銀子遞過去，李永興接來一看，果然是高足白銀，問道：「你在何處住家？」愛姐說：「我在這東邊住，孫繼成是俺爹爹。」李永興說：「你就是孫相公的閨女，名喚愛姐嗎？怪不的人說你會說話。你家誰死了？」愛姐回答：「俺奶奶。」李永興說：「你看哪一口好？」愛姐說：「那西北角上第二一口好。」李永興說：「那是六寸榑木的，別人給過五兩二錢銀子未賣。你這銀子成色高一點，讓你二錢銀子罷。」言罷把銀子在天平上一秤，原是五兩三錢。李永興說：「這銀子多三錢，我找給你罷。」愛姐說：「別找給我銀子錢咧，奉煩你鋪中伙友把棺材與俺抬了去，將殮預上，就將剩下的銀子給眾位喝盅酒罷。」眾人聞言，上前抬蓋的抬蓋，抬材的抬材，霎時抬至孫家。把材放下，一齊動手，將老夫人屍身捧入棺內，用斧把棺蓋釘好。龍氏母女一齊叩謝，眾人佯佯而去。母女二人在靈柩前焚化紙錢，雙膝跪倒，放聲大哭一場。堪堪紅輪西墜，玉兔東升，一夜晚景不提。